

长篇电视小说

鄂尔多斯

婚礼

周维先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长篇电视小说

鄂尔多斯婚礼

周维先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鄂尔多斯婚礼/周维先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11.9

版社,2011.9

ISBN 978-7-104-03551-0

I. ①鄂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

当代IV. ①1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5418 号

鄂尔多斯婚礼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美术编辑: 丁磊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版人: 樊国宾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34

字 数: 600 千

版 次: 2011 年 9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551-0

定 价: 68.00 元

江苏省文联晚霞文库编委会

主 任

王慧芬

副主任

杨企鹏 叶飏荣 郑泽云

编 委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尹 石 毛贵民 包信源 何 山
沈 遥 李 啸 芦 明 陈国富
杨丽娟 张 丹 胡春田 曹志龙
魏云辉

前 言

岁月如歌,晚霞似火。江苏籍或长年在江苏生活、工作,已年逾花甲的老艺术家,曾经为反帝、反封建点燃光明的火炬,为浴血抗日吹响悲壮的号角,为解放全中国敲响进军的战鼓,为建设社会主义唱出优美的赞歌。他们有着光荣辉煌过去,也有着欢乐充实的今天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,在他们壮心未已的暮年情怀中,仍然涌动着时代的激情。编辑“江苏省文联晚霞文库”,有计划、分步骤地资助老一代艺术家出版饱含他们晶莹汗水的文艺专著,是江苏省文联学习落实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,贯彻党的文艺方针,推动江苏文艺繁荣的具体行动,也是抢救、整理、积累老一辈艺术家创造的精神财富,满足他们甘愿皓首穷经用笔墨将其告诉未来的夙愿的一件实事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我们编辑“江苏省文联晚霞文库”这套丛书,旨在使广大读者从中看到一代人的沧桑经历,一代人的不懈追求,一代人的无私奉献,一代人创造的艺术硕果。

岁月可以随同长江浪花越漂越远,而记忆却如钟山巍峨,永不磨灭。愿我们这套丛书能够起到薪火相传的作用,教育、激励后人见贤思齐,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光荣传统;能够产生促进文艺繁荣的效果,团结新老艺术家,努力创作优秀作品,不断创造和丰富人类先进文化,推动江苏文化强省和谐社会的建设。

江苏省文联晚霞文库编委会

2011年7月

自序

鄂尔多斯，是我受伤最重的地方，也是我一生一世都回味不尽的去处。我曾背对故乡，把青春慷慨地泼洒在大漠草原长河落日之间。而它，也将最炽热的爱，最钻心的痛，一起刻在了我的心灵深处。它把我捧上云端七年，又一鞭子打入炼狱里七年。当我决然离去时，心中的情感早已绞成一团乱麻。我不知道究竟该爱它还是恨它？我更不知那些关于鄂尔多斯的记忆，该封存在密闭舱里，还是大笔一挥，一股脑儿彻底删除。孰料，关山遥隔的时日愈加久远，那迫使我丧尽尊严的痛，竟随着岁月的云烟一起散去，而令我魂不守舍的爱，却历久弥深。我不由自主地朝思暮想，鬼使神差地一次又一次重返鄂尔多斯——那个让我真正看到了生命活力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我懂得了什么是率性和赤诚，什么是剽悍和仁厚，什么是至情至性和侠肝义胆，什么是狂野不羁和包容旷达。是啊，我的灵魂曾经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陷落，尔后，又不依不饶地在噩梦之后重新崛起。三十年过去了，纵然远在天涯，走近它的机会越来越少，我却把它当作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。是的，哪里都无法替代。

1999年，我偕妻子，跟导演李路一起重返鄂尔多斯的时候，我已年过六旬。黄河上有了大桥，不用再乘船摆渡了。但是我宁愿颠簸于波峰浪谷之间，重温在大树湾在二河滩在三坝地，唱着悠长伤感的《王爱召》，与黄河朝夕相对耳鬓厮磨的感觉。上岸后，仍像1958年秋天那样，头枕行李等到夕阳西下，才被一辆风尘仆仆的卡车捎走，吭吭哧哧盘旋而上，摇摇晃晃驶向高原上银盘似的硕大无朋的月亮。哦，三十一年前独自踏上十里明沙的情景，回想起来意境实在很美。可谁知，当时我曾多么落寞多么无助。好在那阵子年轻，才二十一。即使在异乡漂泊，却依然心存浪漫，搜肠刮肚地寻觅流徙落魄中每一点诗意。现在，孤悬边塞的境遇已成笑谈，而弥漫于逝去年华的诗情画意，却令我回味无穷，喟叹不已。

到了东胜，最先看望的是文艺界劫后余生的老友。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回肠荡气的好书。见到我突然归来，他们大惊小怪，呼朋唤友，端出奶茶、酪蛋、酥油、炒米，包了几种肉馅的饺子，又是喝，又是唱，亲热得像草原上红红的篝火。那些素昧平生的南京知青，听说家乡来人写他们的故事，纷纷请我畅叙。不仅中饭晚饭顿顿有请，就连早饭也派人作陪。记得，每次聚会都始于调侃说笑，祝酒歌、哈达、银

碗一样都不能少。酒过三巡,便开始回首当年。不管如今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还是忙于生计的草根,都会讲到泣不成声。在场者无不潸然泪下。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为青春一哭的理由。当我讲起文革中的遭际,我的老乡们也都泪流满面,与我同醉同哭。之后,我们驾着盟长的越野车,在没有路的阿尔巴斯草原深处,找到了导演李路的舅舅王强。他放弃了一个又一个进城南归的机会,与一位美丽温柔的蒙族姑娘相爱相守了三十年。三十年,美丽早已不复存在,那女人的脸上却依然洋溢着爱的阳光。当王强最孤立无援的时候,姑娘在深井边回眸一笑,使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。他冒冒失失上门求婚,发誓要爱到地老天荒。这个南京九中的高材生从此便全身心地融入天苍苍野茫茫的牧场,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荒原牧人。那夜,王强杀羊置酒,极尽地主之谊。李路默默无语,一直喝到烂醉。事后他说,他想为舅舅哭,但是不能。他唯一能做的是一醉方休。

2000年从春到秋,我都沉浸在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之中。以前的创作,要么奉上级之命,要么应朋友之约,而这部长达30章的电视小说,不是要我写,而是我要写,完完全全出自内心的召唤。我万万没想到,内心的召唤竟会呼风唤雨,让你像着了魔似的跟着感觉走。于是我笔下一个来自南京的艺术家吴天然,与《盅碗舞》传人阿丽玛,在阿尔巴斯草原的蓝海子边邂逅相爱了。在不平常的春天里,吴天然无辜获罪,押往新疆劳教,因食物中毒而被抢救。阿丽玛日夜兼程奔赴新疆,得到的却是恋人的遗骨。她带着遗骨回到阿尔巴斯,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:她穿上婚服与骨灰盒举行婚礼,又换成丧服为它举行葬礼。五年后,吴天然突然出现在她面前,他们一起逃到大青山上,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。他们相约在兴安岭见面。“文革”中,黑线人物阿丽玛失去人身自由。吴天然在兴安岭度日如年。当她在大森林中找到吴天然的时候,时间又过了八年。她眼前的情人已经变成一个失忆的人。阿丽玛用往日的歌曲一唱三叹,帮助他一页一页翻开记忆的书本,终于在他们行将老去的时候,找回了所有往昔的回忆,也找回了刻骨铭心的爱情。我相信,这是可以让天下人为之动容的旷世之恋,是许多人穷其一生不惜一切寻找的那种大爱。2005年7月《扬子晚报》曾连载多日,可惜删节太多,又在中途戛然而止,给许多读者留下了一头雾水。一位老友读原稿时哭了四次。我问他为谁而哭。他叹道:“为自己。我什么都得到了,唯独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爱情!”

此后,总有好奇者问我:“那是你吗?”我摇摇头,又点点头,微微一笑,轻轻吁出一口气:“是我,也不是我。”

2007年8月10日



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，我追寻生命的原始。

在精神的王国里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测的大海，不源于雷电中野性的山林，艳阳下蛮荒的原野。

生命始于爱。

爱生一，一生二，三生万象。

于是有了你，有了我，有了关于爱和恨的戏剧。

周国平

第一章

大雁从玄武湖飞上天空。

雁翼下，碑材如削，秦淮如带，钟山如虎，大江如龙。

雁阵远去，一个大写的人字飞掠沃野苍苍、关山重重。

雁鸣声声，飞向巍巍成陵、茫茫草原，飞向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。

歌声悠远、苍凉：

九曲黄河万重沙，

鄂尔多斯在天涯。

紫金山上雁回头，

一夕秋风生白发。

白发萧萧无穷尽，

此情悠悠怎描画？

毛乌素沙漠。

鄂托克草原。

沙漠和草原似乎有些颠簸、摇晃，渐渐地，跋涉者粗重的喘息声由远而近，由弱而强。

这一切，衬托着吴天然的画外音：

“阿丽玛，我来了。寻求的路程太远太远，生离的日子太长太长，梦醒后的人生太短太短……如今，我已是两鬓如霜，满面风尘。或许，命运只给我们留下了短短的厮守、匆匆的拥有。为了这一天的厮守和拥有，我们历尽沧桑，用去了整整的一生啊……”

海子里映着蓝天白云。草原天高地阔，野花朵朵。

两鬓斑白的吴天然高大的身影，沉实而略显蹒跚的步履。他深深地呼吸草原清新的空气，眉宇间流露出如梦似幻的沉醉……

……一个盛妆的蒙族女人被他拥入怀中。

吴天然的眼中溢满泪水。

然而，我们只看到那个蒙族女人的背影。

吴天然：“阿丽玛，我不是在拥抱一个梦吧？”

蒙族女人消失。

吴天然在草原上茕茕孑立。

画外音：“我第一次闯荡草原，第一次看见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女人，纯属偶然。偶然到完全风马牛不相及。那是因为我的父亲。哦，那要从1956年讲起……”

1956年，南京。（字幕）

悬铃木的枝叶几乎遮蔽了整个南窗。房间里显得阴凉而压抑。

一个政工干部铁板着面孔：

“吴千里，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？”

坐在政工干部对面的吴千里已有50多岁，他被政工干部这一问，眉心跳了一下：

“组织上该知道我吴千里是个什么人，这些年做过什么。”

政工干部：“现在组织上要你自己说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”

吴千里：“我早已接受过组织最严峻的考验，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，为南京解放做了我能做的一切。”

政工干部哈哈大笑：“你个国民党中统特务，也不怕给人笑掉大牙！”

吴千里拍案而起：“是党安排我打进中统的，我是地下党！”

政工干部：“地下党？谁能证明？”

吴千里：“单线联系。我的联系人是陈拂明。”

政工干部：“可陈拂明下落不明！再者，他能不能证明他自己是共产党，恐怕还是个未知数。”

吴千里：“……他调到延安去了，组织上可以去找他。”

政工干部：“是不是找他，谁去找他，那不是你的事。”

吴千里：“我这一生都是由组织安排的，我相信组织。”站起来转身走出办公室。

南京鸡鸣寺。

窗外是玄武湖灰色的天空和灰青色的湖水。

吴天然用筷子点点面筋、烤麸、素鸡、素什锦：“爸爸，这都是老家风味的素菜，换换口味吧！”

吴千里端起儿子从锡壶里倒出的热乎乎的黄酒：“这加饭酒很正宗。”看了儿子一眼。

吴天然：“爸，干了！”一饮而尽。

吴千里：“我也干了！”

吴天然：“爸爸，我这次到西边去采风，肯定要去延安，说不定能找到那个叫陈拂明的人。”给父亲斟酒。

吴千里：“你搜集你的信天游、爬山调，那不关你的事。”

吴天然：“爸，你不是常说，人最重要的是政治生命吗？丢了政治生命，人只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！”

吴千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将盅中酒仰头倾尽。

吴天然：“爸，我一定要找到陈拂明，一定！”

吴千里砰地放下酒盅：“天然，我再说一遍，那是组织的事。”

吴天然：“可这不仅是组织的事，也是您的事，我的事。爸，我明天就出发了。我到延安采风、采访，顺便找人，与您无关，您只当不知道，这总行了吧？”端起酒盅，“爸，为您的儿子壮行吧！”

吴千里抬眼看儿子，茫然的目光中流出一丝温馨：“未来的艺术家，祝你成功！”

吴天然与爸爸举起酒盅碰了一下：“谢谢爸爸！”

列车在田野山川间奔驰……

解放牌卡车颠簸在黄土高原上，卷起一路黄尘。

车上乘客或高或低坐在随身携带的物件上。

人们在摇晃中互相碰撞挤轧，各个都灰头土脸。一脸英气的吴天然也成了土行孙。他站起来直直腰，却被颠翻在一个旅客头顶上。

那旅客：“这后生，款款儿坐着嘞哇，这是咋啦？”

山坡垴畔个有人引吭歌唱：

“你妈妈打你，你和哥哥说，
为什么要把那洋烟儿喝？”

吴天然起身大叫：“喂，再唱一遍，再唱一遍！”掏出笔记本，却又被颠翻，满车人都笑起来。

吴天然：“嗨，多好的歌，可惜没听清！”

一个扎羊毛肚毛巾的中年乘客：“没听清？我给你唱。”

中年汉子唱得更嘹亮更富激情，车上的人们拍手叫好。

吴天然：“同志，洋烟儿是什么？”

中年汉子：“鸦片嘞哇，那东西喝多该是死求嘞哇！妹妹在家里难盛，告诉哥哥，哥哥该思谋着咋介打救心上人嘞哇！”

吴天然：“太美了！太感人了……”

中年汉子：“这算甚！下了车跟我回，你买上两瓶二锅头，我给你唱狗的三天三夜不断头！”

吴天然：“我买十瓶二锅头，你给我多找几个歌手！”

中年汉子：“没问题！就怕你那小本本盛不下！”

车上人又轰地笑了起来。

宝塔山在望，延安快到了。

延安。

信天游音乐弥漫着黄尘滚滚的马路，赶驴车的羊肚毛巾男人穿着红兜肚。羊信吆着羊群大摇大摆地上路了。小女人骑在驴背上，跟着丈夫回娘家。卖枣的，卖炒粉的，做焙子的，摆下一道滩。老老少少在灰蓬雾罩的路上有滋有味有说有笑地吃喝着。

吴天然穿过红红火火的街市，走进党委大院，来到一个敞开的办公室：

“请问，陈拂明同志在这里工作吗？”

办公室里的男男女女面面相觑，过一阵才有人钝钝地摇摇头：

“程富民？”

人们这才异口同声地：“没，没。哪里来的程富民？”

吴天然：“耳东陈，拂袖而去的拂，明白的明。”

人们再一次异口同声地：“哦，陈拂明！没，没，没！”

这时，从里间踱出一位有点身份的老同志：“陈拂明？咋了没？有了哇！”

吴天然大喜过望：“他在哪儿？请告诉我！我有要紧的事。”

老干部：“要紧事？嗨，他该是调走嘞哇，五年前就……”

吴天然：“调到哪儿了？”

老干部：“远嘞哇！”搔搔头：“对，宁夏！前几天还有人找我外调他嘞哇！”

吴天然：“宁夏？天哪！这里有车去宁夏吗？”

老干部憨然一笑：“你当咱这是上海了？后生，买条毛驴骑上格哇！”

吴天然：“骑驴，要走多远？”

老干部：“没有二十天，也得半个月。非去不可？”

吴天然点头。

老干部：“受格哇！”转身进了里屋。

吴天然画外音：“为了给爸爸找回政治生命，在榆林，我花六块钱买了一头瘦驴，一路走一路问，还是走错了路，一头扎进了海海漫漫的毛乌素大沙漠……”

毛乌素沙漠。

蓝天如洗，骄阳似火。

连绵的沙丘尽头耸起高大的沙山，像茫茫大海中凝固了的巨浪。

吴天然在驴背上冉冉前行，脸晒得红赤赤的，额头和两腮挂着粘腻的细汗，嘴唇干裂起皮。

他环顾四周：“真是天造设的奇迹！在南京，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沙漠！”看看指南针，把挎在腰间的水壶举到唇边，刚要拧开壶盖，却又晃了晃，用舌尖舔舔嘴唇：“省着点吧，谁知什么时候能走出这鬼地方？”

毛驴艰难地登爬沙山。

突然，毛驴前腿跪伏，几经挣扎，仍爬不起来。吴天然下来，在毛驴一侧吆喝再三，毛驴仍不能站立。

吴天然给它喂料，它不吃。

吴天然：“你也渴了，天哪！这是我的活命水呀！”捧起水壶，拧开壶盖，让舌尖在水上润了润，俯下身去给驴饮水。

那驴喝光了所有的水。

吴天然边饮边喊：“留点、留点，给我留点！”把空壶朝下，仰起脖子总算接到几滴水珠：“啊……真甜，真美！”转向驴：“这回该走了吧！”拍驴，加油，驴终于挣扎站起：“乌拉！好样的！”

那驴刚刚迈出几步，突然倒下，口吐白沫，两眼哀怨地看着吴天然，猝然死去。

吴天然惊讶地看着生命如何离毛驴而去，猛地将水壶摔到沙丘上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两只手叉进了头发。倏然，他站起来，找回水壶：“得设法找到水源！”

他四处探寻，找凹地，找沙蒿，用手刨沙直至沙蒿的根部，却仍不见半点湿土。

忽然刮来一阵大风，他身边的沙坡边露出一具人的骨架。吴天然大骇，愣愣地在骨架旁向后退缩：“……不，不！”

他踉踉跄跄向死驴走去。

“我得吃饱，我得走，肉体生命没有了，还找什么政治生命了？”

吴天然拔出匕首闭上眼睛向毛驴猛刺，鲜血溅了他一脸。

天近黄昏，吴天然才将毛驴收拾干净，用沙子擦拭手臂上的血污。

当他用沙蒿架起篝火烤驴肉的时候，驼铃声给他带来了生命的乐音，他转眼望去，两匹重载的骆驼正徐徐走来。

吴天然起身，高举双手：“喂，喂——”

驼背上的人终于看见他，并举起手。

驼上人：“烤啥啦？迎风香十里！”

吴天然：“快来吃烤驴肉！”

驼上人：“好哇，我这有一壶好酒！”

吴天然迎过去：“你还是先给点水喝吧！”

驼上人一声“嗦”，骆驼跪卧，那人跨下驼背，从驼架上取下两只大铜壶：“喏，这是水，这是酒！”

吴天然捧起水壶没命地灌。

那人：“喝吧，水咱有的是！换一顿肉吃，行哇？”

吴天然：“你还得把我带出去！”

那人：“去哪儿？”

吴天然：“宁夏。”

那人摇头：“我有买卖要做，”指指馱子，“这么个吧，我带你走出毛乌素沙漠，出去了，你就饿不死渴不死了。”

吴天然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那人在篝火旁卸下身上的猎枪，将两只沉重的扁圆铜壶往沙里一蹴：“开干！”随手撕下一大块烤得半生不熟的肉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袋，抓几粒盐撒在肉上，便大啃大嚼起来。

吴天然用匕首割下一小块肉，尝了尝：“没熟。”

“等里面都熟了，外面全成焦炭了，吃吧！”拧开酒壶盖，连喝三大口，“啞”地长吸一口气，又“啊”地一声长叹：“美啊……后生，来一口！”

吴天然接过酒咕嘟一口：“……啊——好辣！”

那人：“这才过瘾。再喝，喝！”

吴天然：“有你在，醉了也不怕。”又是一大口。

那人：“后生，你是做甚的？”

吴天然：“我？搜集民歌。”

那人：“哦？世界上还有专门搜集民歌的！那你算唱戏的还是……知识分子？”

吴天然：“算什么都行。你这是……”

那人：“我？买卖人。这不，馱上砖茶、白糖、绸缎、咸盐，跟蒙古老乡换羊皮和奶制品。”

吴天然：“商人。”

那人：“这儿叫边商。”

吴天然：“会喊两嗓子吗？”

边商又喝了几口：“你能用两种蔬菜、两朵花，形容一个吸人的小女女吗？”

吴天然：“吸人？”

边商：“吸人就是漂亮。咋样？想不出来？我说给你：水萝卜胳膊、白萝卜腿，海娜花脸蛋蛋、樱桃花花嘴……”

吴天然已醺醺然，猛拍大腿：“好！唱给我听听！”

边商用本色嗓音唱民间声腔，动情而又含着忧伤地唱起来。

吴天然看着他的眼睛：“现在我才回过味来，吸人，是个很主观的词，在你眼里她很有吸引力，被她吸引到……几乎不能自拔，是不是？”

边商：“咋介拔也拔将不出来……”

吴天然：“离不开她？”

边商：“没有她活得少滋没味……”

吴天然：“她在等你？”

边商默然，拨弄篝火，添两棵沙蒿，火轰然旺起，遂又猛喝两口：“她跑了……”

吴天然：“为什么？”

边商：“我一年四季在外面，冷淡了她。她跟上人家去了口里……”

吴天然：“口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边商：“口里就是你们那些花花绿绿的地方……”递过酒壶：“兄弟，喝！”

吴天然喝酒。

边商：“有女人吗？”

吴天然看了他一眼。

边商：“你追人家女女，还是女女追你？”

吴天然：“为什么是追？”

边商：“你们口里花花世界都讲追嘛！是不是？”

吴天然默默喝一口酒：“解放前，搞学潮上了黑名单，我躲到她家，她扮成我妻子掩护我，救了我。后来，她一定要跟我睡一张床，说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……”

边商：“啊——你们口里人真浪漫，是她上了你的床，不不不，是她追你。哎，吸人吗？”

吴天然：“她……长得不错。”

边商喝了一大口酒：“吸人？不吸人？”

吴天然：“也吸人，也不吸人。”

边商：“这就灰下了！”

吴天然：“什么叫灰下？”

边商：“灰下？灰下就是没感觉，就是没来电。两个人在一起没来电，哈哈哈……
哈哈哈……”

吴天然被他笑得很尴尬。

边商去喂骆驼了。

吴天然在篝火边睡下。

朦胧间，林媛来到他床边。

她脱去一件件衣衫。

吴天然目瞪口呆：“林媛，我们是假扮夫妻。再说，我随时可能会被抓，被杀……”

林媛已上床，掀开吴天然的被子，钻进他的被窝，小鸟依人般地：“我好冷……”

吴天然：“林媛，别这样。组织上不允许……”

林媛：“我不是共产党员，你们组织上也不允许我爱你？”

吴天然：“可是我……”

林媛：“天然，你看我像轻薄女孩么？我是认真的。”

吴天然：“可我还没认真想过。”

林媛流泪：“不想要我？是我自作多情？”抽泣。

吴天然转过身，拥住她，抚慰她：“不哭，不哭……唉，你为什么非要嫁给我嘛！”

林媛：“我嫁给你就是嫁给了革命。我看准了你们共产党最得人心……”

吴天然：“没想到你还这么有政治头脑！”

林媛从他的胸吻到他的脸、他的唇。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……

一阵狂风吹开窗户，将一应家具以及他们的婚床席卷而去。

吴天然被边商摇醒：“后生，后生！”

吴天然这才发现沙暴已经将四周闹得昏天黑地，一片片飞沙从头上飞过或从空中砸下来。

吴天然跟着边商跑了几步，被狂风卷到沙丘边，只得原地趴下。

边商回头喊：“起来，你这样会被活埋的！”

吴天然又爬起来跌跌撞撞奔向月牙湾。

他终于来到月牙湾背风处。

那边商追撵骆驼，被一阵旋风裹挟而去，转眼间无影无踪。

吴天然惊恐万状，蜷缩在沙湾一角，一团团一片片飞沙从头顶落下。

风平沙静。沙湾的一角变成了沙丘。那沙丘活动起来，吴天然在沙丘中几经挣